



与世界伟人 共进晚餐

Van Loon's Lives

(美国)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陆巧玲 叶品娟
甘 凌 梁泽鸿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世界伟人共进晚餐/(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陆巧玲等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6
(理想图文藏书系列)
ISBN 978-7-5396-4803-3

I. ①与… II. ①亨… ②陆… III. ①历史人物一生平事迹—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343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丛书统筹: 岑 杰

责任编辑: 岑 杰

图片解说: 大雅堂

策 划: 千喜鹤文化

特约编辑: 孙景丽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80270006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25.75 字数: 480千字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致孩子们

你们当然不会认识费里茨叔叔喽。很遗憾，他在你们出生之前就早已辞世。假如他还健在，你们定会喜欢上他的。他和中央公园里那些上了年纪的绅士没什么两样。他们总是一边散步，一边喂着小鸟和松鼠，而小动物喜爱的吃食就装在他们的衣袋里。鸟儿和松鼠闻到食物的味道，不是站在这些好心人的肩头，就是在他们身上爬来爬去，到处寻觅它们认为属于自己的美食。

倘若费里茨叔叔在世，他应该是你们的“荣誉”叔父，而他呢，也会把快乐、善良、宽容、理解当做礼物赠予世人。他深知（有史以来的智者都清楚），我们唯一拥有的真正财富其实就是朋友心目中的印象。因此，无论他走到哪儿，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将这些财富赠予他人。

在我出生的那个国度里，尽管16世纪刻板的加尔文宗教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但费里茨叔叔的人品还是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我们之间虽然年龄悬殊，但一见倾心。我们相遇在米德尔堡那座可爱的老修道院的餐厅里，可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成了朋友。

那段亲密的交往仅仅持续了几年时间，却成了我有生之年最为快乐的时光。那段时光就在维勒古城断垣残壁的魔力浸润中悄

然溜走（那才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也是一个普通侯爵领地的首府）。城里有数百家古宅，许多花园，还有无数回忆。这个奇特的伊甸园虽小，但却魅力无限；居住此间，我们甚至打消了与尘世来往的念头。每每想到同时代的人，命中注定要在乏味的伦敦、巴黎、纽约、里约热内卢之类的村落里奔波一生，我们就会为之惋惜。

我和吉米觉得此地宜居（至少在我们的积蓄用完之前理应如此），于是就购得一处房产。房子建于1572年，外貌不够古旧，因而有些扎眼，与周围哥特风格的建筑显得格格不入。

此后不久，费里茨也下定决心，加入到了这个名副其实属于智者的小小群体。何处才是文明人无忧无虑、气定神闲的宜居之地呢？这些聪明人游历世界各地，对塔西提¹、百慕大之类的人间乐土一一考察，最终得出了结论——这样的地方，非维勒古城莫属。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那段简短却极为愉悦的时光。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和费里茨获取了有关我们自身和同类的许多知识，其丰富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中学和大学期间获得的学问。那时的我们尽管身体在知识中浸润，可思想和心灵却经常在别处游走。

凑巧的是（又是一个幸运的巧合），我和费里茨尽管赞同体育锻炼有益于健康这一观点，但对体育运动都不大热衷。因此，我们常常在他那有着高高窗户的小客厅里就座（在低地国家雾霭弥漫的地方，光线非常难得），高谈阔论长达数小时之久。我们乐此不疲，使得聪颖的吉米迷惑不已。像所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 太平洋东南部法属波利尼西亚最大岛屿，旅游胜地。

一样，吉米一直感到纳闷：两个大男人什么也不做，就这么枯坐着聊天，能有什么乐趣呢？

然而这恰恰是我们所渴望的。我们就想这么坐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聊，无所不谈。我们乐于在太阳系神游，常常把银河想象成保龄球道。假如我们把猎户座的一等星在球道中投掷，到底会撞倒黄道十二宫（我们把它们想象成保龄球的木瓶）中的几个星宿呢？

我们随心所欲地将名人目录卡片中的任何一张从小抽屉里挑选出来，以备审核之用。接着（优秀图书管理员遗憾的憾事！），一旦认定卡片上的人物并未达到伟人或近乎伟人之列，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撕碎，扔进港口。谢天谢地，我们就此得以解脱！

现在我要给你们说说某个上午发生的事情。那是圣诞假期的一个上午，11点钟左右，我到费里茨家里喝咖啡。我们在餐厅的窗前坐下，一边看着对过的市政厅钟塔，一边谈论着当晚我和吉米邀约赴宴的宾客。这时费里茨发话了：“真可惜呀，我们不能把那座古老的钟塔请来喝碗豌豆汤！它年复一年地矗立在那里，一定见多识广！假如它开口讲话，说不定有多少形形色色的趣事要告诉我们的呢。要是我们能够认识这些趣事的主人，一定很有意思。”

“听着，亲爱的费里茨，”我回答道，“为什么你，露西娅，还有其他人住在维勒呢？因为现实中并没有这样的地方。它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是‘记忆幻化的现实’。我们已经厌倦了那个充斥着耗时费力的器械、玩意儿和活动的现实世界，也开始讨厌那个一度让我们钟爱的现代文明。我们无精打采，不得不靠啤酒提神。因此，我们才来到维勒。这儿没有那些混凝土

堆积的玩意儿，只有真实。”

“说得很是精彩，”费里茨说，“可是，这与我想请钟塔吃饭、想让钟塔讲述我们有心认识的各色人等的趣事有什么关系呢？”

这下我忍不住打断了他：“如果花费同样的金钱和精力就能请来最优秀的人物，我们干吗退而求其次呢？如果我们能请来钟塔在你家餐桌上用餐，那么，邀请某个在坟墓中沉睡了500年的巴比伦权贵做客也不该是什么难事吧？！”

菲利茨表示同意：“你说得在理。”

“那么，”我提议道，“我们开始行动吧！谁也不会阻止我们的。”于是，就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我们就自己曾经渴望会见和当时有心邀约的客人列了一个总名单。

这件事情倒是大费周章。原因嘛，不是我们缺少合适的人选，而是我们没有确定邀请的客人应该具备的资质。起初，我们过于郑重其事，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好人与坏人，乐观者与厌世者，爱吃水煮羊肉的人（我很高兴，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与不吃水煮羊肉的人。直到有一天，费里茨对我说：“我们这样做恐怕行不通。所有的人都是善恶、好坏参半的混合体，我们不可能把他们明确分类。我们还是抛开理性因素，邀请那些我们希望会面的客人吧。就目前来说，我们只是对他们的长相和言语感兴趣，仅此而已。”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接着我们选定了一星期中适合聚会的具体日期。由于不必过于操持生意上的事儿（那是任何人开个事务所都能赚大把钱的幸福时代），费里茨觉得他要么周五晚上从阿姆斯特丹驱车回到维勒，要么周六早晨乘发往弗莱辛的邮政火车赶回。考虑到这儿的

人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我们就把宴会定在了周六晚上的7点钟。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菜肴酒水款待客人。经过商议，我们认为最好（尽我们一切所能）为客人准备他们生前习惯的食物和饮料。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古老的食谱做大量的研究，幸好我们有亨利·梅耶（他对一切出版物都了如指掌）。他会为我们寻觅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书卷，而我们又距离巴黎和伦敦不远，无论订购什么，都很方便。

就餐的时候是否需要音乐？答案是有无皆可。当然，音乐会妨碍交谈，可是，精挑细选的曲子就不一样喽。这样的音乐有助于打破你与陌生人会面的尴尬，也能够使客人心情舒畅，从而更加健谈。

费里茨有一部相当不错的留声机，还有适合所有时间所有场合的唱片。他交代我负责此事。我们可以把留声机放在楼上的某个卧室里，如此一来，音乐声就不至于过于吵闹。说不定客人还以为我们专门为他们雇请了一支乐队呢。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难题。“你了解这些人，”费里茨说，“至少你对他们有所了解，因为凑巧这是你的工作。可是对我而言，他们大多仅仅是个名号而已。你把他们的生平——姓甚名谁、所作所为之类的——给我准备一个简短的报告好吗？我可不想在客人面前失言。比如，当着苏格兰的玛丽女王¹谈论匕首，这恐怕非常失礼吧，而征服者威廉恐怕也不会喜欢私生子之类的话题。

既然费里茨全盘负责接待客人的具体事宜（或者更准确地

1 玛丽一世（1542—1587），苏格兰的统治者（1542—1567）以及法国王后（1559—1560），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并因此成为苏格兰君主中最有名的一位。其生平故事曾于1936年和1971年被两度搬上银幕。

说，他负责买单），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倒也合情合理。于是，我答应每周三晚上借助特殊渠道将我们即将邀请的客人报告，也就是外交官们所称的“简报”送达费里茨本人。报告简明扼要，介绍了客人的家世、成就、人生大事、重要日子什么的。

不过也许你们会问：我们究竟是如何与那些遗骨散落世界各地、辞世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久的人取得联系的呢？此事我希望另找时间作答。事情相当简单，不过就目前而言，我必须保守秘密。顺便告诉你们，这个秘密属于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往事，是一段诚挚友情的记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942年5月8日于康涅狄格州，旧格林威治市，新维勒

目录

- 第一章 德希德里斯·伊拉斯谟是我们的首位客人。他准时赴约，与我们度过了一个极为愉快的夜晚。...5
- 第二章 我们把伊拉斯谟安置在维勒市政厅的一个房间里，然后接待了下一批客人——沉默者威廉和乔治·华盛顿将军。...67
- 第三章 托马斯·莫尔应老友伊拉斯谟之邀，前来做客。...113
- 第四章 伊拉斯谟带给我们一个惊喜，使得我们有幸结识巴赫家族和勃鲁盖尔家族。...125
- 第五章 我们接待了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三位文坛巨匠的到访让我们倍感荣幸。...147
- 第六章 比斯尼亚和昔兰尼加两位大主教带我们重返即将被遗忘的世界。...195
- 第七章 笛卡尔和爱默生两位大师的到来使我们忘记了上周发生的不快。...221
- 第八章 风流女性——拜占庭的狄奥朵拉皇后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款款登场。...269
- 第九章 罗伯斯庇尔和托尔克马达给我们带来了噩梦般的夜晚。...325
- 第十章 佛陀致歉。...393

与世界伟人共进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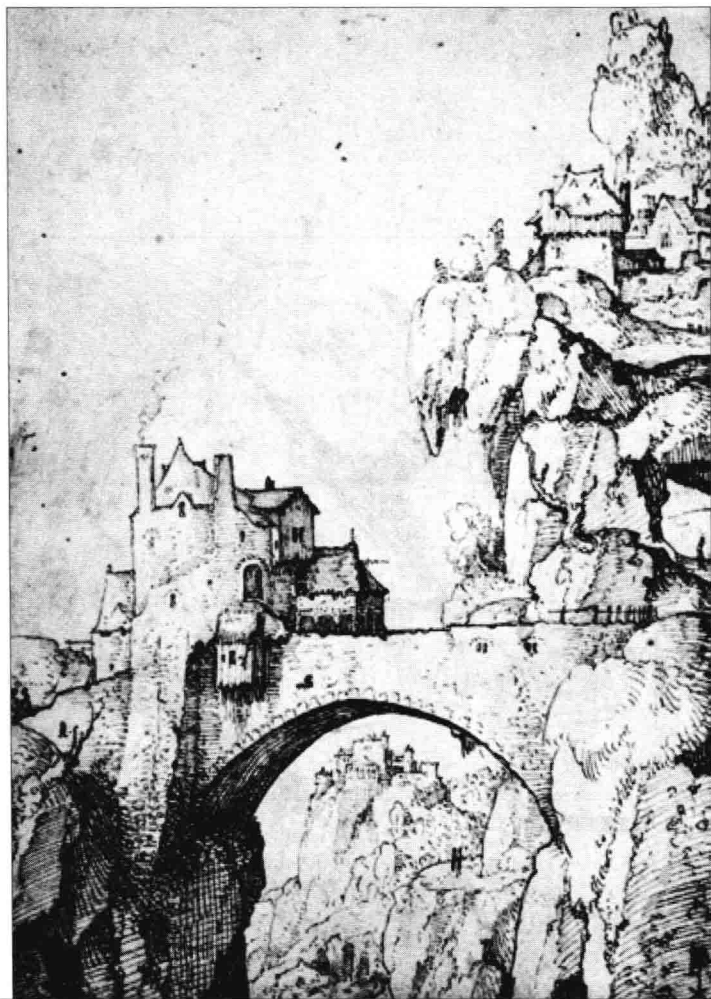
(美国)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致爱较真的读者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些年代讹误。对于此类讹误，作者业已明了。可是，本书的主人公们均已作古千年，而他们却要在书中高谈阔论，谈论自己对小牛排的喜爱甚于对八宝鲤鱼，谈论自己如何为了某些模棱两可但已经为世人遗忘的宗教观点而互相杀戮。对于这样一个读本，我们还能苛求什么呢？



《房龙漫画自画像》



《阿尔卑斯山风光》| 荷兰 | 詹·范·斯柯瑞尔

第一章

德希德里斯·伊拉斯谟是我们的首位客人。他准时赴约，与我们度过了一个极为愉快的夜晚。

我们得到允诺，设想即将成为现实。不过，当我们得知操作有多么简单的时候，我和费里茨竟然有点儿不知所措。我们互相对视，不约而同地说：“真是不可思议！”然后，我们交叉食指和中指，屏住呼吸，静观首次晚宴的成败，并依此决断是否全力推行我们的计划。

晚宴细节的磋商比较复杂。不过在我们说明意图，并保证谨慎从事之后，我们再也没有遇到什么难题。他们甚至没有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承诺作出任何保证。我们只是明确表态，一切都会做得“有序而体面”——因为磋商一开始，我们就本能地使用了一种近乎《圣经》式的正式语言；一旦就秘密宴会的细节进行交涉，我们就会绞尽脑汁，引经据典。此外，我们还郑重承诺，我们将尽己所能让客人心情舒畅，行动无拘无束。我们保证，无论对客人鲜为人知的隐私多么好奇，我们都不能随意发问，为难来客；无论对客人的某些行为感到多么古怪，我们也不得刺探这些行为之后隐秘的动机。

即便客人自己主动提及此类话题，我们也只能谨言慎行。我们必须牢记，我们即将邀请的宾客大多身世悲苦，性情敏感。他们在同时代的人们那里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因而大多希望来世不再与人类为伍。因此，一旦他们谢绝邀请，我们不得强求。

不过我们被告知，他们大多还是乐意接受邀请。看一眼往昔熟悉的生活场景或许能让他们更加安于现在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不得限定话题，而客人则可以畅所欲言，来去自由。

其余的事情则不作限制。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我们想邀请的客人名字，然后把纸条放在维勒老市政厅前守护台阶的石狮下面。之后，我们便是等待。

说实话，在伊拉斯谟本人坐在餐桌主位，透过他那副古怪的

眼镜镜片，微笑着注视我们之前，一切皆恍然如梦，仿佛什么都不会发生。不过尽管我们疑虑重重，但我们还是决定不露声色，按照既定计划行事。我们互相打气说，最糟的事情也不过是我们精心准备了一桌菜肴，花钱买了几瓶好酒，费事弄来几张难得的唱片而已。即便我们的首位客人没有露面，我们只要走到街对过，请来一位街坊代他入席，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浪费。剩下的问题就是先邀请哪位客人了。

自然而然，我们第一个想到伊拉斯谟。首先，他的故乡就是我出生的城市，而我们的外表又颇有几分相像。容貌上的相像曾一度使我怀疑，在那个中世纪的小镇里，我们或许有着共同的祖先。不过可怜的伊拉斯谟是个私生子，追究他的身世未免过于失礼。何况这个难题已经困扰了历史学家数百年之久，即便我和伊拉斯谟本人面谈，恐怕也得不到什么线索。但是无论如何，倘若有机会能仔细比对一下我和客人的双手（丢勒¹在画作中展示过伊拉斯谟的手，而我的双手也曾出现在冯·布雷的摄影作品中），我亦求之不得。再者，我们或许能轻易而举地说服伊拉斯谟前来维勒做客，毕竟我们的小镇在他的生涯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伊拉斯谟天生喜欢交际。可是事与愿违，他却被迫担任神职。他母亲（她死于瘟疫，早早地抛弃了两个年幼的儿子）娘家的亲戚和律师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他们一心想摆脱这份不受欢迎的委托（两个没有任何遗产可以继承的私生子），几乎是提着脖颈，把两个可怜的孩童丢进了修道院。那座修道院名叫斯泰恩，坐落在高达城附近。对于这个地方，伊拉斯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且深恶痛绝，正如我一生都会带着厌恶之心回忆特尔

1 阿尔布雷特·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版画家及木版设计家。主要作品有《启示录》、《基督大难》、《浪荡子》、《亚当与夏娃》、《骑士、死亡与恶魔》等。